撒麻撒，撒火把

□ 张桂柏

“天上什么亮，天上星星亮；地上什么亮，地上火把亮！”仲夏之际，极富传统的火把节在西南地区开始了。人云南诏故国火把味“足”，我慕名前往。

7月21日，傍晚时分。渐入大理巍山古城，一路侧目相望，无不呼吸到腾腾弥漫的节日气氛。嗬！户户立火把、村村竖火把、街街打火把、人人举火把。跟着欢动的人流挤进广场，又见一柱宝塔形大火把。大火把高有几丈，以一棵松树为骨、以大小柴块楔子为肉，松竹枝叶捆扎成炬。友人指我细瞧，火把顶端插着三戟，戟与吉谐音，表天地人吉祥；次饰升斗，升斗为古时承粮器皿，寓五谷丰登；通体缠绕青藤以示青龙直上、腾飞发达；梯次十三层，意闰年十三月，月月平安；每层松枝挂满面点、水果与彩旗，旗面上写着“风调雨顺”“国泰民安”字辞。这会儿我就想，火把之上，初衷很朴，义理很挚，释出“道”来，这还仅仅是火把么？且听毕摩先生吟诵：请麻，各路神仙！请麻，列位祖宗！请麻，诸家本主……原来，火把赋着诸古神咒，幻化几多神圣，便不再是简单的火把啦。

火把神！面对的就是火把神，人群顿时安静下来，整个广场庄严肃穆。“三牲供果”香案前，毕摩手拿法铃边摇边跳，念经、上香、祭拜。广众目不转睛，那种专注、虔诚、那份敬畏、神秘，让我震撼。显然，大伙是怀着一颗朝圣的心，从四面八方赶来敬火把神。接着，毕摩用土主庙抬来的火盆，点燃几支种火把，那点燃的可是南诏十三王宗庙的火种啊！得知我从外地赶来观节，硬把其中一支递我手上。恭敬与从命之中，我和州县领导、彝族长者一起，把大火把点燃。大火把的周围还簇立着13柱较大火把，也被各族代表点燃。随着噼噼啪啪的爆炸声，大火把越烧越旺，火焰越窜越高，火把上的升斗、彩旗、面点、水果等饰物一件件往下掉，大家争先恐后地抢起来，据说谁抢到这些东西，这一年就会吉祥如意。

场上按捺不住的人们，开始从大火把上引火，点燃手中小火把。不一会儿，成了火把的世界、火把的海洋，火把映红了广场，映红了夜空，映红了张张喜庆的脸庞。人们一手拿着火把，一手抓着木屑与松香制成的“香面”，互相追逐嬉戏，撒向别人以示祝福。只见“香面”撒在火把上，瞬间膨胀的火苗，像浇了油一样，发出嘭的声响，升腾起一团红色烈焰，真吓一跳，却有惊无险，着实让人冲心的兴奋。这时刻，不论男女老少，不论民族肤色，不论达官贵人，不论平民百姓，不论尊卑贵贱，你撒我火把，我撒你火把，在火把面前人人平等。没有人计较，没有人生气，有的只是尽情地唱，尽情地跳，尽情地舞，尽情地撒，尽情地疯狂。我不禁想起柳亚子先生的诗句：“火树银花不夜天，兄弟姊妹舞蹁跹，歌声唱彻月儿圆。”

万人广场集体狂欢高潮迭起，府前、厂前、店前、宅前火把也纷纷点起。在夜色的衬托下，每条街都是一条条火把长龙，交相辉映，腾娜欢跃。似天上游龙齐聚下凡，羡人人间火把盛欢。走进街头巷尾，看到一簇簇人手持火把，围着自家的老屋，从房前屋后一间间撒过去；沿着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，向田边地角一垅垅撒过去。熊熊燃烧的火苗，映照着那正在抽穗的稻谷和拔节的庄稼，四处纷飞的蚊虫见着光亮，前仆后继地向火把扑来，刹那间灰飞烟灭。远远望去，星星点点的火把点缀在漆黑的田野，就如满天的星斗闪耀在广袤的夜空。这一把火，烧去了虫害，烧去了鬼邪，烧去了消沉，烧去了不快；这一把火，燃起的是丰收的喜悦，生活的希望，来年的梦想。县委书记老常说：“我是彝族，也是全县各族之子，我亲自安排火把节，一定让这把火点起、点亮、点旺，让大伙对日子有想头、盼头、奔头。”是啊，看起来撒的是火把，实际上撒起的是群众的心劲。

穿行于古城，流连于火中，兀见一家店铺门口点着五把火，又粗又大，呼呼地烧。我忍不住驻足，凝视行人过客就着这家火把，抓“香面”撒麻撒，撒得红红火火，撒得门庭若市，撒得好有人气。彝家主人满面红光、笑靥若花，看得出心里头蹦出的喜和乐，非拉我几个到家坐坐。彝人好客，不好推辞。这是街子、铺子、院子、宅子连为一体的彝族人家。一走进门，人多了去，何止只有家人团聚过节。让我眼前又一亮的是，除了门外旺旺的火把，院内是旺旺的火盆，屋内是旺旺的火塘，桌上是旺旺的火锅，家人客人还是都围着一个“火”，在吃在喝，在说在唱。热情的主人把我让到屋内，就着火塘坐着。火塘，正正方方，用石砌沿，塘内添的柴、燃的火、烬的灰。火塘上支着三脚铁架，架上一会置铜壶烧茶水，一会置铁筛烤食物。我终有机会近距离琢磨火塘了，主人贴着我的眼神介绍：这火塘，太传祖、祖传父、父传子，代代相传没熄过，传老了的一把火。一年一度撒火把，火种要纯，火把要真，不能擦火柴，不能打火机，就从老火塘里取火种、点火把、撒火把。

呵，什么叫“生生不息”，这儿看到了影子与根，也仿佛看到“火祖”燧人氏钻木取火之传承。

正豁然思悟间，一把坨坨肉、一碗家酿包谷酒端至面前。好不盛情，可哪吃过这么大块肉、喝过这么大碗酒？早听说彝族火把节“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”，这还真是啊！我诚恳地端起酒来，泯泯尝尝，可就是喝不下去一碗。又礼让不开，因为屋内、院内桌上客人都有坨坨肉和酒；也推却不了，因为主人质朴真诚得谁都难却盛情。不知所措时，本来忙里忙外招呼客人的彝家女，盯住了我，话劝不成唱起来：“你喜欢麻要喝！你不喜欢麻，也要喝！你喜欢不喜欢麻，都要喝！”声好柔、词好霸呀！姑娘口里唱着，眼里望着，一手捧着酒，一手捧着我的手，此刻此情，你能舍得？喝，难得大丈夫！哪知一碗刚喝下，又被斟满一碗。不容反应过来，彝家姑娘又冲我来，直听得是“哪里有酒，哪里麻醉；哪里有床，哪里麻睡！”唱得好粗犷好豪放。

是夜，怎么离开彝家、离开火把街，无有知。只感大醉是了，醉在火里，醉在情里，醉在俗里，醉在古里。路上似颠颠倒倒唱着彝家的歌：“你高兴麻，撒火把！你不高兴麻，撒火把！你高兴不高兴麻，都撒火把！”“哪有火把，哪里麻醉；哪有火把，哪里麻睡！”事过多日，不能释怀。火把节的“味道”，实实在在的更多留存于民间啊！

娶亲麻，撒火把；添丁麻，撒火把；中“举”麻，撒火把；敬老麻，撒火把；迎客麻，撒火把；感恩麻，撒火把；祭祖麻，撒火把；祈年麻，撒火把；乔迁麻，撒火把；避邪麻，撒火把；驱虫麻，撒火把；下秧麻，撒火把；开镰麻，撒火把……

我晓得了，为什么一把火能把少则十百、多至千万的人凝聚到一起、纵情到一起，为什么火文化成为强大民族精神和力量的内核？呵，火即温暖、即生活、即生命；火即精神、即智慧、即力量；火即平等、即自由、即和谐；火即光明、即希望、即未来；火即图腾、即神灵、即佛禧。我同意这样的观点：火把节已然不同于其他被物化了节日概念，也远远超出了“借此一乐”的过节局限，这种活的历史文化，这种祖祖辈辈、世世代代对“火把神”的崇拜，是对上苍恩典人类生命生存的礼敬，是对祖先几千年艰涩步履的追念。敬火、崇火、爱火吧！撒火把，撒麻撒；撒麻撒，撒火把！

夜已深，广场上、街巷中、宅院里、田地间，火把带来的欢乐，火把带来的祝愿，火把带来的希望，火把带来的力量，深深烙印在各族群众和南来北往人客心中。正欲离开巍山，忽地想起毕摩给我的那支种火把，不知何时离开的身边。这火把引我点过大火把，引我广场打歌，引我街头撒“香面”，引我彝家作客，引我访师问古，有多少人抓“香面”朝这把火上撒呀撒，撒与了我多少吉祥，我撒给了别人多少吉祥。那种浓浓烈烈、融融和和的人间真情，真宝贵啊！哦，记起来了，依稀见得毕摩递我火把后，有些许民族兄弟一直跟着我，想要烧剩的火把头，说拿回家插在门上，能避邪能旺财。不用再问，不用再想，那烧剩的种火把头，无论谁个接去、落到哪家，都会传下去、烧下去。而火把节精神，将永久生长、涌动在人民的血脉之中，永远释放出炽热滚烫、释放出始终如一、释放出不屈不挠、释放出神奇魅力……

火的节日 小戈 摄

桃花弓鱼和诗酒

□ 王晓云

在大理，有一样东西我从未谋面却又始终心怀渴慕，它每天在洱海里畅游时我远在他乡，而我终于回到大理时，它却几乎从洱海中绝迹，只留下一抹泛着银光的背影……洱海弓鱼与我之间，这一段时远时近的距离，酿成了我对大理的特殊乡愁。

妈妈的枕边故事里，弓鱼是常客。妈妈说海边的桃源村有个“弓鱼洞”，“弓鱼”聚集在这，鱼汛之时就会从洞口涌出一条条像箭似的鱼，洱海月光下，一片鳞光闪烁；说它如何在清水激流中逆流而上，一路紧绷身体，像箭一样前进，决不回头，游不上去时就首尾相衔弓着腰把自己射向前面！多么有性格的鱼！弓鱼，成了童年时我心中的一个传说，一个小小的梦想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大学毕业回到下关工作，心里盘算着终于可以和弓鱼“亲密接触”了，却听说因种种原因洱海里弓鱼销声匿迹！1996年蓝藻爆发，洱海水质恶化，洱海水里随处可见丝丝缕缕的藻类，喝水都不太放心。我简直怀疑，从前那个水清草美、弓鱼遨游的洱海，是不是另一个洱海？那一个从小就生长在心里的梦想，此是更加仿佛急速远去。于是，我只能从文字中，来了解弓鱼的过去与现在……

按鱼类学者的描述，弓鱼属鲤形目鲤科裂腹鱼亚科鱼类，身被细鳞，但在两列臀鳞之间的腹中线上形成一条裂缝，因而名为裂腹鱼。洱海裂腹鱼是中国独特的稀有鱼种，也是洱海的原生鱼种，单这一点，也让我对弓鱼大有亲近之感。但我依然不太感兴趣类似的科普描述，我更感兴趣那些带着情感的描述，比如说弓鱼身型均称，一般二两五一条，因而大理人买卖弓鱼从不用称，4条一斤，基本准确，这够神的吧！又说大理人多是家乡宝，不大愿意出门，可但凡出门，总会带上几条腌好的弓鱼，无论在何处，煎了下酒，一口干煎弓鱼和着老酒下肚，故乡的山川河海气息扑面而来，一直萦绕在胸间的乡情才得到鲜香的抚慰。又比如洱海弓鱼在成熟时多见雌性，且多籽，因而清代大理学者师范的《滇系》载，早有明代谪居云南的状元杨慎曾戏称：“大理公（也作“弓”）鱼皆有子，云南和尚岂无儿。”“云南和尚”指的大理国时佛教密宗阿叱力“有妻子”的师僧，此说并无恶意，杨状元还把弓鱼赞为“鱼魁”，其珍爱可见一斑！也有一种说法，准确出处不太好考证，可内容却如此鼓舞人心：洱海的弓鱼和油鱼，泰山的赤鳞鱼与富春江的鲥鱼，青海湖的湟鱼，并列为我国的五大名鱼。好大的名头，好深的“资历”！

也是这位师范，曾写下名句“内腹含琼膏，圆脊媚春酒”，说的就是春食弓鱼的盛事。每年春季桃花盛开正是弓鱼的丰产时，清汤加青蚕豆米与弓鱼共煮，如此简单已成至味，取名“桃花鱼”。

时光荏苒，可弓鱼并没有向我游来。它们似乎已只属于昨天，只存在于老人们的回忆和叹息里。也许，当年能沿着苍山18溪溯游的弓鱼已远去，诀别了苍洱？清流中没有痕迹，那神奇的弓鱼，游走在传说之中。

每到阳春三月，莺飞草长，桃红柳绿，按说正是弓鱼肥美之时，桃花、诗酒依然，可到哪里去寻弓鱼？想着桃源村不知所终的弓鱼洞，想着我从来不曾谋面的弓鱼，想它所有的丰腴和鲜美，想它所遨游的那个清澈自然的时代，心里，有那么一丝丝忧伤……

还好，历经波折坎坷之后，如今“洱海清，大理兴”、“洱海之水金不换”观念深深烙印在每一个大理人的心里。“风里浪花吹又白，雨中岚影洗还清”，那个记忆中的洱海，又慢慢回来了。仿佛就在一夜之间，当国人惊觉国内大城市近郊湖泊大多重度污染，太湖、巢湖、滇池都几乎成了一池绿色的油漆，独有洱海，还难得地扬着清波，宛如一个养在深闺的少女，没有受到尘世浊气的污染，成为了国内城市近郊保护得最好的几个湖泊之一，吸引了众多艳羡的目光。

我心里那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又开始蠢蠢欲动，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那尾像箭一样的弓鱼，会在一个桃花满天的季节里，从传说中一跃而出，游到我们身边，游回洱海——它的家里。

或许有那么一天，桃花弓鱼和诗酒，将再次成为母亲湖洱海赐与的福惠！

洱海记忆 有奖征文

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 大理日报社 合办

投稿邮箱：aa2177254@163.com

洱海情深

□ 邵琴丹

洱海，名字中虽有个“海”字，却是个实实在在的湖，但大理人也不纠结于这些细枝末节，亲切的将它称为“母亲湖”。

我是个准备读高中的学生，人生经历了不长不短的十多年，却也觉得有些许的乏味。平日里繁忙的学业，压得我喘不过气，每到这时，漫步湖边，享受一路的好景色，随性的摘下一些湖边的柳树，编成小柳帽，戴着一路走去。那时，总能抛去生活中种种不如意的事，能在脑海中留下的，唯有此刻洱海带来的好心情。

走过一段路，看见依稀有几位老人在湖边钓鱼，旁边放着几个塑料桶。走近一看，桶中的鱼并不多，只有几条不大不小的鱼。老人看见有人走近，急忙比了个“嘘”的手势，示意我放轻脚步，免得惊了鱼儿。我轻轻走去，与老人轻声交谈。正当我们交谈甚欢时，老人手中的鱼竿上的鱼漂微微一沉，老人欣喜地大叫一声，慢慢将鱼拉上来，放在塑料桶里。老人又蹦又跳，向其他钓鱼的老人展示自己的收获。那一刻，已到古稀之年的老人，竟像一个长不大的大孩子。

告别了老人，我继续沿着湖走。走着走着，看见几条小木船漂在湖中，船上的阿姨们用下关话热情地向我打了个招呼，他们告诉我他们在清理湖中的垃圾和水葫芦。我拉家常似的询问他们这样的工作是否很累，而他们却一本正经的告诉我这不仅是工作，也是他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大理人的职责。我心中不由得对他们产生了敬佩，嘴上却开玩笑的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这么卖力的工作，如果有一天洱海中的垃圾清理干净了，那你们可就要失业了。”没想到他们却相视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们可还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失业呢！”看着我疑惑的表情，阿姨们继续说道：“我们如果有失业的那一天，那不就表明洱海已经很干净了嘛，这样我们即使是失业也值得了！只是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一天呀……”

许多大理人世世代代依靠洱海生存，大理的气候也因为洱海而四季如春。洱海一直以一个母亲的姿态养育着我们，包容着我们，我们有什么理由伤害她？洱海给予了我们如母亲般的爱，那我们是否也应该回馈她孩子的爱？

看着眼前的洱海，我心中有股说不出的感慨……

古诗词角

夏日暴雨

□ 陈舜勋

纷纷暴雨洗尘埃，电光雷声震万方。
倒海迷空昏宇宙，喷山蔽野打阶堂。
濛濛淋沥云浓布，霏霏沾濡烟叶飏。
驱逐旱魔润谷物，盈畴却暑三农昂。

夏日登山

□ 李代珠

密林幽一径，野色此间多。
蝶迷枝头卉，鸟乐树上窝。
阵雨润青草，斜曛染山坡。
归来回首望，白云遍山阿。

咏荷

□ 张一中

一生伴水志高昂，寒冷冬天土内藏。
待得春临生绿韵，迎来炎夏展红妆。
芙蓉出水随风舞，西子凌波透暗香。
玉立亭亭污不染，丰姿绰绰藕丝长。

咏老年乐观

□ 苏子才

含笑人生淡泊身，宽容超脱暖人心。
不同机遇当知足，活动寻欢日日新。

白族待客茶

□ 董德光

白墙青瓦美人家，古礼新仪三道茶。
烤罐冲茗雷贯耳，玉杯捧底雾飞纱。
融仁化酪酥风爽，点蜜调椒桂气佳。
先苦后甜三体味，人生哲理盏中呷。

洱海晨曦

□ 李侯

东方欲晓雾气腾，水木清华旭日升。
曙色波光相掩映，渔村风物似蓬瀛。

站在松山

□ 勾六零

一个法定长假，我驾车来到怀想多年的龙陵松山。

说起对松山的怀想，由来已久，一直要回溯到孩提时代。至今记得，那是一个不上学的下午，我们几个处得好的伙伴边晒太阳边躺在田埂上吹闲牛。吹着吹着，其中有个家在部队的同学神秘地小声说，听他父亲讲，抗日战争时候，在保山龙陵的一座山上，日本人的一支部队守在上面，国民党军队几万人围着攻了几个月没攻下来，最后只好挖地道用炸药一下子把那座山炸开，好不容易才取得战斗胜利。听了同学的绘声绘色讲述，我那时就想，什么样的战役这样惨烈，要有时间能够到那座曾经鏖战的山看看就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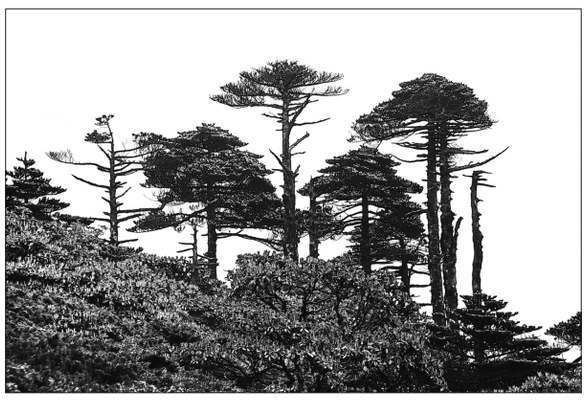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这种念想一揣就是几十年，终于，在自己步入“知天命”之年后，我如愿站在了这座因70年前那场战役而闻名中外的山——松山。

那是个阴天，刚刚下过一场小雨，天低云垂。经过当地人的指路，我挎着相机从松山腹部向顶峰进发。之所以想去顶峰，就是想印证一下当年那位小伙伴讲的“轰隆”一声炸掉山头的实地情形。松山顶峰叫子高地，其实并不算高，自身的垂直高度充其量几百米罢了，但它的确是周围所有山峰的最高处。“从这里爬上去就是子高地。”一个放牛人边赶着牛走边告诉我。于是，我从当年日军修的那个蓄水池出发，快速向上爬了20多分钟便站在了子高地的制高点。这真是个名副其实的高地，环顾四周，汹涌奔腾的怒江尽收眼底，如蛇般蜿蜒盘山的滇缅公路一目了然。收目远眺，满山遍野的松树顿时跳入眼帘，那些针叶植物密麻如织，而绝少杂树或灌木。油然猜想，松山之所以叫“松山”，其实可能就是因为这座山松树众多而得名。

山不在高，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就灵。山风徐徐吹来，我站在子高地遥望远方，似乎穿越时空清楚看见滇西抗战最艰苦的年代。上个世纪的1942年，日军攻占缅甸后，随即进攻滇西，很快占领畹町、腾冲、龙陵等地。也许是预料到几年以后的日薄西山，进占龙陵不久，日本人经过战略考量，派遣番号为113的联队来松山修筑要塞并据守。有史料载，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，截止1944年滇西大反攻，松山已俨然被113联队打造成了一个据守滇缅公路咽喉最重要的战略要地。“松山是东方的‘马其诺防线’，起码可以守3年！”日本人曾经对他们的防御要塞信心满满。现今，我能够不带任何担心轻松站在松山好像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，然而在70年前可不行，那时那地，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可能在这里作片刻停留。1944年以前的松山，唯有被我们称作“日本鬼子”的能立足。史料载，日本113联队进驻松山后，精心设计、长时间修建，构筑了一座明碉暗堡密布，而且连坦克都可以在坑道里开出开进的军事要塞，工事之牢固程度，据说连飞机轰炸后都安然无恙。拨开历史的帷幕，我好像看到70年前的某一天，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就曾经站在子高地向怒江东岸眺望，他那次来，是为了检查滇西的日军防务力量，专程到松山，则是为了现场察看松山阵地的重炮轰击情况，以便了解松山要塞对滇缅公路的封锁效果。

俱往矣，70载春秋弹指一挥间，当年趾高气扬的日军早已不见踪影。我带着浮想漫步整个子高地，除了能够看到那些挺拔向上的松树外，还有就是当年日本人精心修建的环山工事、单兵掩体，以及那个被国民党工兵用TNT炸药炸开子高地主碉堡后留下的深坑。我举起相机聚焦，镜头中显示这是个杂草丛生、向下凹陷十多米的坍坑，然而你可别小看此坑，当年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就是从这里发出，撼天动地，威力巨大，盘踞主碉堡中的日军瞬间就化为了齑粉，进而为中国军队全面攻占松山奠定了决胜的基础。透过历史的一幅幅回放，我似乎看见，当年国民党第71军和第8军两个军轮番上阵久攻不下子高地后，于是采用了美军顾问团的建议，派一个建制营的工兵在子高地垂直下方150米处挖掘坑道，整整用了两周多的时间才挖到子高地正下方，并填放好3000公斤美制TNT炸药，当然最后是由长官亲自按下按钮，这样才把盘踞在子高地上的日本官兵送上了归魂东瀛岛国的路。1944年的滇西松山战役，历时三个多月，是历史上公认的中国抗战八年中最惨烈的战斗，共有4000名中国军人在这里阵亡，同时有1200多名日军在这里被消灭。

硝烟散尽旌旗偃。从松山下来，在一家小食馆吃饭，店主人边招呼边热情讲述他知道的松山轶闻。店主人说，他们小时候曾经进去过被炸塌的坑道，里面很深很宽，还看见过被饿死的战马的骨架。“买样东西作纪念吧！”店主人拿出他收藏的据说是当年日本人战败后遗弃的物品，有钢盔、皮箱、饭盒，还有一把日军三八大盖步枪用的刺刀。我什么都没买，我对店主人说，这些东西该送到博物馆去收藏，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，也是中国八年抗战中一次胜利战役的见证。



常青（电脑加工照片） 赵锐明

平坝海看鸟

□ 余述祥

星罗棋布海塘构成的弥渡平坝海，阳光澄澈，空气清新，一望无际的水，碧清湛绿，犹如巨大的祖母绿，向世人展示出独特的秀美身姿。尤其是每年三四月间在平坝海驻足嬉戏的鹭鸶、野鸭、秧鸡等水鸟群，更给平坝海添上了靓丽的一笔。它们静静地凫水，优雅地注视着前方，有时振动着双翼，掀起翡翠般的水花。

平坝海的宁静，让水鸟们感到非常适宜。早春时节，它们纷纷在海堤的垂杨柳、皮杨柳、桉树的梢上比翼齐飞，变成了美丽的诗行。

树下的平坝海中，则凫动着一行行的鹭鸶、一队队的野鸭，一群群的秧鸡，优雅地展示着好看的身姿。微风过处，一片老树叶抖动了一下，落在湖面上，如果是老树叶有知，看到水鸟群，也会抑制不住心里的那份激动追随而去呢。

平坝海的春水，是让水鸟群搅荡出来的。沿着海堤漫步，总能让人感到心旷神怡。海堤畔密匝匝的杨柳树，已经生出了新鲜的枝条，让人生出无限爱怜。

平坝海的单纯和律动，近于天籁。如果你在平坝海见到鹭鸶、野鸭、秧鸡，请不要大声惊叫，只需静静观赏，细细体会，一遍又一遍，你便可以感受到水鸟的动态之美。

水鸟之平坝海，是心灵之海，每次读它，我的心灵都会有所起伏、感叹，我的视线常常跟随水鸟飞往远方，似乎每一只水鸟，都散发着家乡海塘的美妙气息，那样清新自然，那样充满生机。有了水鸟的平坝海，是和谐与康宁的天堂，展示着一幅幅永远清新的图景。